

通鑑箋註

六十之二十一



欽宗 高宗上

漢書門		八十七號	類
三六冊	一	六	函

庫文閣內		漢書	類
三八函	三	八十七號	冊
一	二	二	架

庫文閣內		漢	8776
冊數	36	(29)
函號	284		8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通鑑箋註卷六十

宋紀 附金紀

漢書文庫

欽宗皇帝

諱桓徽宗長子也初封定王金人入寇遂受內禪在位二年而陷于金壽六十一○

帝在東宮初無失德是時疆胡逆發國事已去金人入寇逼之北行紹興三十年殂于五國城

綱丙午靖康元年春正月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

箋曰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

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語

鑑金人入相濬州梁方平之師潰于黎陽金人遂濟河方

平帥禁旅屯于黎陽河北岸金將迺古補奄至河南守橋

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斷橋纜金兵未得濟既而方平師潰



通鑑卷之...
奔還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退保滑州聞
方平潰亦棄師歸宋師在河南者無一人敢拒已巳金人
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
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
河我豈得渡哉庚午金師取滑州

綱王黼聞金兵至不俟詔載其孥以東詔貶爲崇信軍節
度副使永州安置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昌昌
遣武士躡及於雍丘南殺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卽
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爲盜所殺賜李彥死並籍其家放朱
勔歸田里

陳仁錫曰
聶昌止此
一事可錄

綱太上皇出奔帝聞幹離不濟河卽下詔親征以蔡攸爲
太上皇帝行宮使宇文粹中爲副使奉上皇東行以避敵
庚午上皇如亳州蔡京蔡攸童
貫皆從行於是百官多潛遁辛巳上
皇至鎮江

鑑以李綱爲東京畱守李忱副之金幹離不旣濟河宰執
議請帝暫幸襄鄧以避敵鋒吳敏曰京師百萬生靈奈何
棄之臣願畱守以救一城行營叅謀李綱曰道君皇帝挈
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時中謂都城不
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
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

仁錫口
只川李綱
一人兼將
和之任則
庸相必逐
而諸大節
亦歸一

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言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也。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兼親征行營使。東京留守。綱復為帝力陳不可出幸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令勿致疎虞。綱惶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來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拜伏呼萬歲。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

鑑遣使督諸道兵入援。金幹離不圍京師。詔張邦昌奉康王構。徽宗第九子。韋賢妃所生。為質于金。以請平。金幹離不既取滑州。

即遣吳孝民至汴。以詔書問納張鼓事。令執送童貫譚稹。

通鑑卷之八十一
三
詹度以黃河爲界納質奉貢癸酉幹離不軍抵汴城據牟
駝岡聞城中有備欲退師帝召羣臣議之李邦彥力請割
地請和李綱以爲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命虞部員外郎
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孝民因與偕還孝
民至曰上皇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
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求大臣可使者綱請行
帝不許而命李棄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棄怯懦誤國
事也不聽是夜金人來攻宣澤門綱敗之斬獲百餘人至
旦始退甲戌命棄使金軍幹離不盛兵南向坐棄北面再
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幹離不謂之曰汝家京
城破在頃刻所以歛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
宗社我恩大矣今若議和當輸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
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爲伯父歸燕雲
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
爲質送大軍過河乃退耳棄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
使蕭三寶奴耶律忠王洵等偕來索賂要質凡金人所要
求皆郭藥師教之也棄至邦彥勸帝從之帝括借都城金
銀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十萬兩而民間已空綱
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鎮國之屏
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

遣辨士姑與之議所以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一因其言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爲質以求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濠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營

鑑金兵攻通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死士縋城而下自邠至西斬其將校十餘殺其衆數千何灌力戰而死鑑都統制馬忠敗金人于順天門金游騎大掠於城下忠以京西募兵適至擊敗之金師遂收斂爲一西路稍通援兵得進

鑑种師道姚平仲諸道勤王兵至汴初師道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帝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直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和矣對

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平仲爲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與入朝。金使王洵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也。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使彼情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

綱以楊時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時言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惜也。童貫爲三路大帥。棄軍逃歸。朝廷置之不罪。故梁方平之徒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不忠之戒。自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閩人。覆軍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遂有是命。

綱貶梁師成爲彰化節度副使。尋賜死。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鷲。遇間卽發。晚年益通賄賂。士人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爲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於帝前。囁嚅升降之。其小吏儲宏亦與科甲。而執役如初。太學生陳東旣疏其罪惡。布衣張炳亦以爲言。遂貶。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行一日。進殺之。

鑑三月。姚平仲帥師襲金營。不克而逃。金人復圍京師。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

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皆爲山西巨室兩家子弟各不相下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居种氏因以士不得速戰爲言帝以語綱綱主其議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平仲請先期擊之遂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離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傳旨諭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侯吏覺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亾去金師復圍汴城綱率諸將出封丘門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之金人少却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綱罷李綱以謝金人時幹離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爲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洵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爲質洵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

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因罷綱廢親征行營司。綱宇文虛中如金師。初虛中聞汴京急馳歸收拾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起李邈領之。令駐于汴河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縋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鑑太學生陳東及都民數萬人上書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白時中李邦彥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枕庸謬忌嫉。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邦彥等疾惡綱。恐其成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且欲歐之。邦彥疾驅得免。吳敏傳宣令退衆。莫肯去。方昇登聞鼓。搥壞之。喧呼動地。殿帥王宗澁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鬪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麾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始退。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趣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塞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喏而散。先是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憤憤。綱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皆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去。

鑑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追封范仲淹魏國公。贈司馬光

太師

鑑廢苑囿宮觀可以與民者

鑑以楊時為國子祭酒時知無不言然不見聽及太學生
留李綱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因召對時言諸生忠於朝
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則將自定帝
曰無以逾卿遂用之

鑑更以肅王樞為質于金康王構還宇文虛中冒鋒鏑至
金營露坐風埃自巳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之久乃
得見康王次日侍王至金幕府見幹離不辭語不遜禮節
倨傲抵暮遣王泐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吳敏李

綱并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騾馬之類且欲御筆書定三鎮
界方退軍明日帝命肅王往代質康王張邦昌還
箋曰先是康王在金營與金國太子同射連發三矢皆
中的連珠不斷金人謂此必將官良家子非親王也乃
更請肅王為質

鑑宇文虛中復如金師以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畀金
人金幹離不既得三鎮且知京師有備遂不俟金幣數足
遣使告辭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
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
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

備當速講求不聽

鑑李邦彥免邦彥無所建明惟與白時中張邦昌等阿順趨諂而已都人目爲浪子宰相至是陳東上書請斥之遂免

鑑姚古种師中折彥質等帥師入援詔古等追送金師古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而幹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可擊則擊將士踴躍而去

鑑种師道罷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山西士卒咸信服之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以古揆今師道雖老可用也帝不納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要擊之帝亦不聽

鑑金粘没喝入威勝軍隆德府遂次于澤州先是粘没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遂分兵而南既逾南北關仰而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遂至隆德城中素無備二日而陷守臣張確死之

鑑治開邊罪貶蔡京爲秘書監分司南京童貫爲左上將

軍蔡攸爲大中大夫梁方平伏誅以聶昌爲東南發運使未行而罷初太上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道路籍籍言貫等爲變朝議以聶昌往圖之李綱曰使昌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劔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昌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帝從之

鑑召姚古等還時宰臣咎李綱盡遣城下兵追敵乃急徵還諸將已追及韓離不於邢趙間聞命無不扼腕及綱力爭復遣則將士解體矣

綱三月以徐處仁爲太宰唐恪爲中書侍郎何臬爲尚書

右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帝召處仁問割三鎮是否處仁

言不當棄與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遂拜太宰時進見者多論宣和間事恪言于帝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

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

憤豈不傷太上之心哉京攸貫黼之徒既從竄斥始可已

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太上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

誰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爲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

鑑詔种師道屯滑州姚古种師中援三鎮古復隆德府威

勝軍師中追韓離不至北鄙而還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

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

陳仁錫曰
李綱斥唐
恪之奸於
此亦畧耳

通鑑卷之九十一
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栻李鄴鄭望之等其太原
中山河間三鎮保寨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時大臣立議矛
盾樞密主破敵而三省令護送出之師中渡河卽上言粘
沒喝已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
以逞朝廷疑不用幹離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
下師中因進兵以逼幹離不遂出境

綱詔李綱迎道君皇帝于南京時用事者言太上將復辟
于鎮江人情危駭旣而太上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
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
過欲知朝廷事爾綱往具道帝聖孝思慕請陛下早還京
師願回鑾時宜太慰其心勿問細故太上感悟出玉帶金
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
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還具道太上意帝始釋然

綱夏四月太上皇至京師居于龍德宮太上將至宰執進
迎奉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李綱言天
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推之可至於堯舜自
疑闇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
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
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
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辯因求

去帝不允

綱立子諶爲皇太子

鑑置春秋博士復以詩賦取士禁用莊老及王安石字說
鑑召河南尹焯至京賜號和靖處士遣還焯洛人師事程
頤種師道薦焯德行召至京師不欲謁賜號遣還戶部尙
書梅執禮侍郎邵溥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
焯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乞擢用之不報

箋曰紹聖初嘗應舉發策語不善焯曰噫尙可以干祿
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焯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
母在焯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
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非
吊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

鑑五月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廟廷國子祭酒楊時
致仕時上言蔡京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
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
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
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
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曰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
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
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

配享之像使邪說搖辭不爲學者之感疏上詔罷安石配
享降居從祀之列是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已
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時目爲邪說羣論籍籍於是中
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澥上疏詆時乃罷時祭酒以微猷
閣待制致仕時居諫垣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
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

鑑詔种師中姚古進軍太原師中與金人戰于殺熊嶺敗
績死之古軍潰太原圍不解詔師中由井陘道出師與古
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
時粘沒喝還雲中留兵分就舊牧覘者以爲將遁告于朝

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嘆曰逗撓
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即日辦
嚴約古及張顥俱進賞犒之物皆不暇從行抵壽陽之石
坑爲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二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
去太原百里程古將焦安節妄傳粘沒喝將至古衆驚潰古
與顥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
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
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纔百人師
中身被四創力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旣死諸
軍無不奪氣

鑑六月詔諫官極論闕失右正言崔鷗上疏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更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已者此京之本謀也馮濟近入章曰熙豐之間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濟尙敢爲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錮多士固已密矣而濟猶以爲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仁宗英宗選敦直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爲紹述之論以欺人主澣與京同者也京之術破壞天下于茲極矣尙忍使其餘蠹破壞耶京奸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

鑑神師道罷以李綱爲河南河東路宣撫使以救太原時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爲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爲耿南仲等所沮及太原圍急南仲等請割三鎮以賂金綱言祖宗之地不可棄帝從綱議欲遣將援太原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乃以綱爲宣撫使劉韜副之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

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拜
辭不許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遠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欲
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
杜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秦白起自刎處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
之綱入對帝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
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
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
臣之義上爲之感動陛辭又爲上道唐恪聶昌之奸任之
必誤國言甚激切幹抗辭至五六帝親筆促拜

鑑貶左司諫陳公輔監合州酒稅公輔居職敢言耿南仲
指爲李綱之黨公輔因自列且辭位復陳三事一言李綱
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爲大臣所陷後必敗事時宰
忌其言故貶

綱天狗星隕有聲如雷彗出紫微垣長數丈北拂帝座掃
文昌大臣言此乃夷狄將衰非中國憂提舉醴泉觀譚世
勳面奏垂象可畏當脩德以應天不宜惑其諛說詔除民
間疾苦十七事

鑑竄蔡京于儋州行至潭州死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竭
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奸且擇京不合者執政
以扼之京每朝將退輒入見祈哀蒲伏叩頭無復廉耻見

利忘義。至于兄弟父子自爲秦越。暮年卽家爲府。營進之徒。集門輸貨。僮隸皆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爲虛器。根株連結。牢不可破。卒致宗社之禍。至是分竄其子孫二十三人于遠地。遇赦不許量移。詔下十日。京死于潭。年八十。雖以謫死人。猶以不及正刑以謝天下爲恨。竄蔡攸于雷州。童貫于吉陽軍。趙良嗣于柘州。尋伏誅。

箋曰。貫性巧媚。善測人主微指。願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鉄石類。闖人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毒流四海。死不足以償責。

綱李綱至懷州。諸軍潰于太原。綱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脩整噐甲之屬。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尙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至軍。遣解潛屯威勝。劉韜屯遼州。王以寧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以三道并進。會于城下。韜兵先進。凡九戰皆捷。斬虜數百。金人併力禦之。力不敵而退。師遂潰。將領王彥戰死。潛與金人戰于南關。以寧戰于汾州。皆敗。張思正等領兵十七

萬與張灝夜襲金婁室軍于文水小捷明日戰復大敗死者數萬人折可求師潰于子夏山於是威勝軍隆德府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

綱秋八月復以种師道爲宣撫使召李綱還綱以張灝等違節制而敗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因薦爲宣撫判官乃欲親率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

鑑金粘沒喝幹離不復分道入寇先是朝廷以肅王爲彼所質亦留其使臣蕭仲恭以相當踰月不遣其副趙倫懼

陳仁錫曰
綱疏入不
專制節制
而反止進
兵豈不付
之一擲

不得歸乃給館伴邢倬曰金有耶律余覲者領契丹兵甚衆貳於金人可結之以圖幹離不及粘沒喝執政以仲恭余覲皆遼貴戚舊臣而用事當有亾國之戚信之乃以蠟書命仲恭致之余覲使爲內應仲恭還見幹離不卽以蠟書獻之幹離不以聞于金主晟麟府帥折可求又言遼梁王雅里在西夏之北欲結宋以復怨于金吳敏勸帝致書梁王由河東之麟府亦爲粘沒喝所得復以聞於是金主晟以粘沒喝爲左副元帥幹離不爲右副元帥分道南侵粘沒喝發雲中幹離不發保州

綱徐處仁吳敏許翰罷翰處仁主用兵而吳敏耿南仲欲

和論議不合。翰罷知亳州。處仁又與敏爭于帝前。處仁怒。擲筆中敏面。鼻額爲黑。南仲與唐恪、聶昌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中丞李回論之。於是俱罷。未幾言者論敏。因蔡京進用。安置涪州。

綱九月。金粘沒喝乘勝急攻太原。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釋而用之。副都總管王稟負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通判方笈、轉運韓揆等三十人皆被害。金分兵陷汾州。知州張克戩畢力捍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南向拜。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

鑑李綱罷。貶中書舍人劉珣、胡安國于遠州。初安國被召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語甚剴切。日昃始退。耿南仲聞其言而惡之。力間於帝。帝不爲動。中丞許翰入見。帝謂曰。卿識胡安國否。翰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所污。如安國者實鮮。遂除中書舍人。及李綱罷。知揚州。劉珣當制。謂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馮澥言。珣爲綱遊說。珣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澥越職言事。耿南仲大怒。遂出知通州。安國在省多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人服其論。

綱金幹離不陷真定都鈐轄劉塢死之

塢音諧

種師閔及幹

離不戰于井陘敗績幹離不遂入天威軍犯真定塢率衆晝夜搏戰久之城陷塢巷戰麾下稍稍散亡塢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因挺刃欲奪門出不果自縊死

鑑冬十月罷御史中丞呂好問時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羣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知袁州帝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

鑑種師道罷以范訥爲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師道未至太原而城已陷乃巡邊次河陽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召還而卒

鑑十一月集從官于尙書省議三鎮棄守百官多請割與金人以紓國禍何桌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且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爲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曰善

鑑金粘沒喝至河外宣撫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浹河而軍粘沒喝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盡取戰鼓擊之達旦以觀其變彥質之衆皆潰金

活女帥衆先渡孟津粘沒喝從之至河陽遂長驅而南西
京畱守王襄棄城走城降于金

鑑詔康王構復如金師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
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王
勿行會康王出謁嘉應神祠副使王雲在後民遮道諫王

曰肅王已爲金人所畱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
人先是雲奉使過相勸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爲清野之計故民怨之真姦賊也執雲殺

之會金遊奕日至磁城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
以帛書請王如相部兵以迎於河上王行至相勞伯彥曰
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初相州湯陰人岳

郭正域曰

飛亦輕裘

緩帶上耳

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韜宣撫真定募敢戰士飛與焉

屢擒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以爲承信郎

綱何臬罷以陳過庭爲中書侍郎孫傳爲尙書右丞臬主

戰守與唐恪耿南仲不合罷爲開封尹傳上書乞復祖宗

法度帝問之對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寧法惠姦

時謂名言

鑑以郭京爲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金孫傳訪得京能施
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
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

無問技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識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

鑑金幹離不使楊天吉來議疆界。詔取南仲如幹離不軍。聶昌如河北粘沒喝軍。許以兩河畀之。昌為絳民所殺。南仲至衛遂奔相州。

綱金人入懷州。知州事霍安國等死之。安國被圍。扞禦不遺力。城竟陷。粘沒喝引問不降者為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通判林淵。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諤。音諤張謀。于潛。鼎。澧。

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粘沒喝令東北鄉望拜。亦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安國一門無噍類。

綱金幹離不之師。次于京城下。時援兵皆以唐恪取南仲。遣還無一人至者。城中唯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而已。恪計無所出。密言于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臬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譏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

鑑以范致虛爲陝西五路宣撫使督勤王兵入援張叔夜聞召卽日自將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雄將後軍三萬餘人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甚銳願如明皇之避祿山楚詣襄陽以圖幸雍帝不答

鑑閏月馮解曹輔如金師求成金人不許先是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漣與金人戰于城下敗死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范瓊分兵禦之遙見金兵甚衆皆奔還自相蹈籍死者以千數城中唯衛士三萬又什失其七因時令挑戰以示敢敵至是求成粘沒喝幹離不不許

綱詔康王構爲河北兵馬大元帥帥師入衛時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而爲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拜爲大元帥俾帥師入援從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劉定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嗚咽軍民感動

鑑何桌孫傅使郭京出擊金師京敗走金人遂入京師初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水裂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會大雨雪連日夜不止桌數趣京出師京用六甲法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竊窺因大啟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諜而前

京兵敗退走。墮死於護龍河。城門悉閉。京遽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金師遂登城。衆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仲友死於亂。兵統制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害。京城遂陷。帝聞之。慟哭曰。不用種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長蔣宣率其衆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呂好問譬曉之曰。若屬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耶。宣詘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衛士入都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何杲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杲及濟王栩使其軍。以請成。粘沒喝幹離不曰。自古有南。卽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杲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遂如青城。粘沒喝軍奉表請降。畱二宿。乃還。杲喜。和議成。旣歸。都堂作會飲酒。談笑終日。

鑑十二月。康王構帥師入衛。次于東平。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有兵萬人。分爲五軍而進。旣渡河。次于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冰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旣而知信德府梁揚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等。皆在麾下。兵

威稍震。會帝遣曹輔齋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耳。君父之望，人援何啻饑渴，宜悉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

綱帝至自金營，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以陳過庭等爲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以界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人持詔而往。珣嘗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以珣奉使割深州。珣至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綱范致虛會師入援，至鄧州師潰。致虛勇無謀，委已以聽于僧趙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至鄧州，金婁室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

綱丁未二年

五月高宗皇帝構建炎元年。○金天會五年。○西遼康國元年。○夏正德元年。春正

陳仁錫曰
痛哉死守
之民仕宦
無恥小民
有心

月詔兩河民降金不從陳過庭至兩河民堅守不奉詔至是復詔兩河民開門出降民猶不肯

鑑詔孫傳輔太子監國帝復如金師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時金人索金銀急且遣使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桌及若水以爲無虞勸帝行帝與何桌李若水等復如青城至金營金人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仆于地粘沒喝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乃罵不絕口監軍搥破其唇啖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唯李侍郎一人

鑑資政殿學士劉幹自經于金軍初金人入真定也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在鎮豈有此禍金人益知其名及京師陷必欲得公宰相維以割地幹至金營金人以其國僕射韓正館公于城南壽聖院正謂之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幹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尙書僕射得以家屬行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幹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爲有

罪。而以予爲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况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卽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嘆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遍題牕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

鑑副元帥宗澤敗金人于衛州。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諸道總管趙野。范訥。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荅。澤遂以孤軍進至衛昌度。所將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十倍。今一戰而却。孰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鑑二月太學生徐揆上書乞請帝還宮。金人取而殺之。道君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諸妃諸王公主駙馬都尉如金師及六宮有位號者皆從。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時帝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而粘沒喝畱之不遣。其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一
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金主不許竟廢帝及太
上皇帝為庶人

鑑皇后太子如金師孫傳從之時吳玠音堅莫儔督脅皇后
太子共車而出傳曰吾為太子傳當同死生金人雖不吾
索吾當與俱行傳寓皇城司其子來省叱之曰使汝勿來
而竟來耶吾已分死國揮使速去子亦泣曰大人以身殉
國兒尚何言遂以畱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
奔隨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
瓊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欲得太子畱守何預傳曰我宋之
大臣且太子傳也當死從遂宿門下以待命

陳經曰國君死社稷乃天地之常經也然此義當責徽
宗於如青城之日不當責於謀欲南幸之時蓋南幸之
時社稷尚存雖則出奔庶可恢復古之人在行之者周
太王衛文公是也都城既陷社稷已亡乃與后妃諸王
同如青城將欲何之若以為求免於禍耶則晉之懷愍
有青衣行酒之辱矣若以為欲求生還耶則抱帝痛哭
矣徽宗不能鑒此乃欲臣事
虜庭草間求活不亦愚乎

綱金人大括金帛戶部尚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質程振給
事中安秩死之時金酋邀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窒
其求金酋怒呼四人責之執禮等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
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銀何有哉顧比屋枵空無以塞命
爾金酋怒殺四人而梟其首士庶莫不隕涕憤歎

綱康王構帥師次于濟州王有眾八萬分屯濟濮諸州金

人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徽賁蠟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左右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既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卽宜遠避綱金人遣吳玠莫儔入京集百官議立異姓衆莫敢出聲王時雍探知敵意在張邦昌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且移書金師請立太子金人執置軍中粘沒喝給之曰孫傳不立異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豈可與傳同死叔夜曰世受國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義之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中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死時雍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獨太學生難之范瓊恐沮衆厲聲折之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紳吳給秦檜共爲議狀於金師極言異姓不可立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蠹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

鑑三月金人立張邦昌爲楚帝宣贊舍人吳革死之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卽位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革率內親事官

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子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又擒斬十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惟吳玠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爲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惟時雍每言事邦昌前稱臣啟陛下邦昌斥之時雍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呂好問曰宮省故吏驟見御正衙必將攢駭且不測奈何邦昌乃止

鑑夏四月金幹離不以太上皇帝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北去張邦昌率百官遙辭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庚申粘沒喝退師以帝及皇后太子妃嬪宗室并何臬孫傅張叔夜司馬朴秦檜等北還凡法駕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私閣三館書天下州府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畜積爲之一空宗澤在衛聞二帝北行卽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

陳桎曰初幹離不之北還以粘沒喝在太原其勢未合恐宋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既退之後爲宋計者宜爲遠謀乃上下相慶以爲無復可虞於是迎上皇於東南散西兵於關陝勤王之師盡歸諸道堅守之詔徧告四方

忽李綱桺師道之言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真定咽喉已塞而猶議三鎮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於童蒙蔡王梁之門無可以繫天下之望者惟以割地請和爲言未聞有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恠哉

鑑五月張邦昌尊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遣使奉迎康王構于濟州先是呂好問謂張邦昌曰相公真欲立耶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直兵威耳女直若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蓋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

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夾陛敵所遣袍帶非戎人在旁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又曰爲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會御史馬紳具書請邦昌速奉迎康王同院無肯連名者紳獨持以往極陳逆順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癸卯邦昌乃尊元祐皇后爲宋太后入御延福宮遣人至濟州請康王好問又謂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罪致討悔可追耶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迎王時雍曰夫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已及邦昌不聽克家至濟州王不許以書諭

宗澤等曰邦昌受僞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篡亂蹤跡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好問亦遣人來言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王然之

右北宋九帝起庚申起丁未凡一百六十七年

通鑑箋註卷六十一終

直濟直與亂世今當士夾聖廟復世非其人矣

通鑑箋註卷六十一

南宋紀 附金紀

高宗皇帝

諱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及徽欽北狩遂即位南京遷都臨安號南宋在位三十

六年崩壽八十一葬永思陵○帝僅能中興然無撥亂之才惑于姦臣秦檜等和議之誤雖有李綱張浚為之相張韓劉岳為之將不能復尺寸之地稱臣奉貢忘不共戴天之讐而不耻出畏儒有餘而剛果不足故也

鑑丁未建炎元年

即靖康二年

夏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應天

府大赦改元建炎先是皇后降手書告中外俾康王嗣統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

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王卽皇帝位會宗澤及朱勝非來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便請幸之以圖文事王遂決意趨應天府庚辰王發濟州癸未至應天邦昌來見伏地請死王慰諭之命築壇于府門之左是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慟哭遙謝二帝常赦所不原者咸赦之張邦昌及應于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收叙仍勅刑部不得報赦文于河東河北陝之蒲解蓋懼金也是日元祐皇后在東

京撤簾

鑑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尊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太后遙尊生母韋氏爲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爲皇后

綱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張昌邦爲太保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叅決大事尋詔邦昌宜如文彥博故事又加大傅

鑑耿南仲免召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先是綱再貶寧江金兵逼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爲開封尹行次長沙卽帥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陷至是召拜右相綱

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爲法。

鑑以呂好問爲尚書右丞。時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後李綱以群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正宜含垢。繩以王法。懼者衆矣。綱乃止。

鑑置御營司。以黃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副之。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置御營司。主行幸總齊軍政。鑑論靖康主和誤國。奉使割地罪。安置李邦彥。吳敏。蔡懋。李稅。宇文虛中。耿南鄭。仲望之。李鄴等于遠州。

鑑詔修正宣仁聖烈皇后事迹。章惇蔡卞初欲去元祐之人。變元祐之法。慮元祐之人復用。至誣以廢立之罪。謗及宣仁。于是追貶蔡確。蔡卞。邢恕等官。

綱金人陷河中府。及鮮絳慈隰諸州。婁室以重兵壓河中。權府事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皆不屈而死。

綱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鑑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初靖康中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人由是所之聲振河北帝卽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日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乃貶所

鑑六月李綱至行在入對涕泣交集帝爲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帥於外爲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猷然不足以副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寢成命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畧久矣

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也。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為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偽命。謂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偽命者。以六等定罪。宜放之以勵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于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康靖間進退大臣。大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

陳仁錫曰
三地皆宜
作輔

道監生

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弟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也翌日班綱議於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行

張時泰曰李綱以十事進高宗自比姚崇何其偉也史稱姚崇宋璟為開元賢相璟之剛直過於崇觀綱之節操乃宋璟之流非崇所及也况當南渡之時顛沛流離幾潤金人之吻綱於此時一有忠謀即為姦佞所沮觀此則知其事難於環多矣

鑑治僭逆罪安置張邦昌于潭州貶放其黨有差李綱以所議僭逆偽命二事留中言于帝曰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議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邦昌方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夫春炆之法入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之眾降光武但待之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又曰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之曰



此亦一天子也。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貶邦昌安置潭州，並安置受僞命臣僚。王時雍、徐秉哲、吳玠音堅、莫儔、李擢、孫覲等，**綱**贈李若水、霍安國、劉韜官。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劉韜，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文殿學士、謚忠愍，安國、延康殿學士、韜、資政殿學士，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

綱以李綱兼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遠，靖康間遠

陳仁錫曰
不去潛善
決不可為

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于上，羣臣輯睦于下，庶幾靖康之弊可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矩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帝。此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其餘二十餘郡，皆為朝

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于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畧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以張所及傅亮薦

焉

箋曰傅亮西人習古兵法李綱與語謂可爲大將因奏用之綱又立軍法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甲百人爲隊五百人爲部二千五百人爲軍各以牌書其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呂祖謙曰嗚呼建炎之初肩背初失之時也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進則當主李綱經理兩河之議宗澤留守之計則不惟故疆可全而讐耻亦可復也退則不惟河北河東不可保而河南亦不可保不惟淮甸不可保退而渡江退而航海矣

綱皇子專生大赦李綱言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及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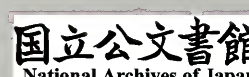
王之師無以勸忠義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間有以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鑑遣宣義郎傅雱使金軍通問二帝初黃潛善白遣雱為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為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脩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寇蓋相望早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帝遂命綱草表以雱為使奉表以往且致書于粘沒喝

大誅因奏

綱以張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初慤為計度目檜為金人姦細故不得久居位

九十二葉在第六十二卷為可此蓋誤入

鑑秋八月以朱勝非提舉醴泉觀兼侍讀貶給事中胡安國提舉仙都觀罷給事中程瑀等二十人帝初即位召安國為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潛善去復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讀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為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恤民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尚何如耳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謂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為



累召不至安國辭謝居旬日以疾力求去帝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煩碎不宜空費光陰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知呂頤浩不爲公論所容乃多引知名士列于清要以自助欲傾頤浩而專政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材可方荀文若信之故力言檜賢于張浚諸人頤浩憾檜欲去之間計于席益益曰日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朱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專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王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爲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諸房文字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責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旣失其職當去甚望况勝非旣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者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變節者今雖特釋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旣成大非君父之禍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爲列有

陳仁錫司
幸東南與
人屬庭別
細殊異幸
東南則天
下之事全

通鑑卷之八十一
違經訓。遂臥家不出。願浩勸帝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非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特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是夕，彗出胃，秦檜三上書，留之不報。侍御史江濟、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于是程瑀等皆坐檜黨，並落職罷官。云：應天變，臺省為之一空。安國強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常若痛切於身，雖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問。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故渡江

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耳。時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為入攻之計。澤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駐兵數萬。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北河東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遂大敗金人而還，陞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

通鑑卷之八十一 南宋系 十一

夫雖有四
將無益于
事此處不
爭總是枉
然

日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
由此知名

綱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李綱言熙豐間內外禁旅
五十九萬今禁軍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
于東南募師于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
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
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

鑑造戰車于京東西路李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
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利頒于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
箋曰其法用靖康卧紼然能長行中所創兩竿雙輪上

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
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布以爲陣止則聯以爲
營每陣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
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車二千五百人以五
之一爲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卽布方陣則四面
各二十乘而輜重處中

鑑以張所爲河北西路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
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十
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
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招撫

司之擾且言自置司河北盜賊愈熾李綱言張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豈由置司益謙非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所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語責招撫司綱與伯彥力爭伯彥語塞所招揀豪傑擢王彥為都統制於是河北賊丁順楊進等皆赴招撫司以降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所所以飛充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

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

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補飛武經郎訂義按

傳晉藥枝將攻楚軍使眾曳柴楊塵詐為眾走楚師馳而逐之敗績○楚伐絞莫敖令人采樵以誘絞之出絞人獲采樵者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楚人伏諸山下而大敗之

鑑秋七月右諫議大夫宋齊愈以罪棄市齊愈附于黃潛

善汪伯彥上疏論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時

方論僭逆附為之罪而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眾者于

是逮齊愈于獄引伏遂命戮于東市

鑑詔議幸南陽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

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

故都以繫天下之心。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湘巴蜀，可以取貨財。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躉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

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况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于天下。帝乃許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京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楊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洵洵，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綱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元祐太后如楊州，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已更號隆祐太后，遣使詣汴京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

鑑曹勛以太上皇帝手書至自金，太上在燕山，謂勛曰：我

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
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
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而行
之母以我為念康王夫人邢氏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
付勛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
至南京以御衣進入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
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于外

陳仁錫曰
衷雖未必
果善亦臣
子為君父
至念

綱八月以李綱黃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
郎綱常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
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

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
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
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於黃潛善汪
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

鑑詔東京留守宗澤節制傳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
就而渡河恐悞國事遂罷河東經制使司召副使傅亮還
行在所李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
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乃再疏求
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曰方今人才以將帥為急
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



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願一去中原。後患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

鑑李綱罷。綱力求去。侍御史張浚素與宋齊甚厚。且黃潛善客也。于是劾綱。雖負才氣。有時望。然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不可居相位。又論綱杜絕言路。獨擅朝政。士夫側立。不敢仰視。事之大小。隨意必行。買馬之擾。招軍之暴。勸納之虐。優立賞格。公吏爲奸。擅易詔令。竊庇姻親等十數事。黃潛善汪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提舉洞霄宮。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金兵益盛。關輔殘毀。中原盜賊蠡起。而國不可爲矣。

綱殺前太學錄陳東。布衣歐陽澈。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名東。

陳仁錫曰
聚眾伏闕
原非國法
竟以此殺

身
陳仁錫曰
潛善必非
太學生布
衣所能退
亦非此時
可退惟有
李綱以去
就死爭
方以誠
然天也
何

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
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于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
曰我陳東也畏死卽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
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于市
四明李猷贖屍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爲之死識與
不識皆爲流涕

鑑許翰罷翰言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
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見殺翰謂所見曰吾與東
皆爭李綱者東戮于市吾在廟堂可乎乃爲東澈著哀辭
而八上章求罷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鑑九月宗澤復上表請帝還京師不報安置招撫使張所
於嶺南以王圭爲河北招撫判官

綱王彥渡河大敗金人于新鄉進次太行金人圍之彥師
潰走保共城張所使彥率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
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
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戰於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士
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請彥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
北與金人戰于太行山擒其將拓跋烏居數日又與敵遇
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
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爲統制彥以屢勝

陳仁錫曰
武穆一去
自全又全
彥所謂先
國家之意
也

因傳檄州郡。金人以為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彥壘，圍之數匝。彥以眾寡不敵，潰圍出走。諸將散去，彥獨保其城。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眾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付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若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騎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眾。

鑑張邦昌伏誅。初，邦昌僭居禁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奉果實，邦昌亦厚答之。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至。是事聞，下李氏于獄，詞伏，詔馬伸如潭數邦昌罪，賜死，併誅王時雍等。

綱冬十月，帝如揚州。宗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為汪黃所抑。二人每見澤奏，皆笑以為狂。張慤獨曰：『如

陳仁錫曰
筆不病死
亦必死其
手

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而帝竟決意幸揚州時兩河雖多陷于金而其民懷朝廷恩皆用建炎年號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閣勅王彥各統大軍盡平賊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所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卽還闕願陛下從臣指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掃胡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姦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

綱十一月竄李綱于鄂州尋責授單州團練使安置于萬安軍

綱遣朝奉郎王倫使金倫旦之族孫家貧無行爲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至是選能專對者使金問二帝起居乃假倫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閤門舍人朱弁副之至雲中見粘沒喝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倫邀說百端粘沒喝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

綱十二月金聞帝如揚州命粘沒喝訛里朶兀朮婁室分道南侵東京畱守孫昭遠南走爲叛兵所害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衍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兀朮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婁室至河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水過陷同華州沿河安撫使鄭驥赴井死遂破潼關王玠棄陝

州引兵遁入蜀中原大震

鑑戊申二年

金天會六年。西遼康國三年。夏王德二年。

春正月帝在揚州

綱金銀朮可取鄧州范致虛出奔安撫使劉汲死之初議南陽備巡幸儲峙甚多悉爲金人所有京西州郡皆陷通判鄭州趙伯振知潁昌府孫默知汝陽縣郭贊皆不屈而死

鑑金元朮侵東京留守宗澤敗之時元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時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攻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澤捕斬之旣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澤數之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使張撝往救之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敗急遣王宣往救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王策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名諸將謂曰汝等

通鑑纂言 卷之三
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所倚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

綱金人取永興軍經略使唐重死之初婁室圍永興軍重度勢不可支乃以書別其父克臣有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死徇國吾含笑入地矣遂與副總管楊宗閔提舉軍馬程廸提點刑獄郭忠孝等八人俱死

鑑竄內侍邵成章于南雄州時所在盜起注伯彥黃潛善匿不以聞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帝怒除名編管

鑑以劉豫知濟南府豫景州人爲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宮避地真州張慤薦之起知濟南時山東盜起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

綱二月金人取淮寧府知府何子韶死之事聞賜謚忠毅初金人欲降之子韶罵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楊時聞淮寧陷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云

鑑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于真定五馬山奉信王榛以總制諸砦兩河遺民聞風響應以榛爲河外都元帥

通鑑纂言 卷三十一
三十一
鑑三月金粘沒喝焚河南府而去翟進復西京詔以進爲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金兀術復入西京翟進擊走之綱知中山府陳遘爲其下所殺金人遂陷中山中山受圍三年城中糧絕人皆羸困不能執兵遘欲盡括城中兵力戰部將沙振潛衷刃入府害遘及其子錫等十七人振出爲帳下卒所殺粹裂之身首無餘城陷金人見遘尸曰忠臣也歛而葬之

綱夏四月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罷帝初卽位除時工部侍郎陞對言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爲務除兼侍講以老求去遂提舉洞霄宮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

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

鑑五月宗澤請車駕還京遣子穎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京洛而金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寨義兵引領日望官軍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亾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尋復上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卽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願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之足憂乎又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

通鑑纂言 卷之三
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使天下知孝弟帝得疏乃降詔擇日還京而竟不果

綱澤又上疏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爲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姦邪之臣一爲賊虜方便之計二爲姦邪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器械已足備人氣已勇銳望陛下毋阻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旣覆之轍不聽鑑許景衡罷時朝廷有大政事景衡必請開極諫黃潛善汪伯彥以爲異已因其以渡江南幸之議爲景衡罪罷之景衡行至瓜州得渴疾卒謚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旣卒帝思之曰朕自卽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爾

綱定詩賦經義試士法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通定高下殿試仍對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已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

綱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降金時，金國初建制，度草創，頗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即受之，遂與韓昉俱掌制。

綱六月，詔御營統制韓世忠、會宗、澤以禦金。王彥引兵屯滑州時，得報虜分道渡河，詔世忠與澤率所部迎敵。澤聞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澤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名諸寨指授方畧，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

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亦必同心殲殄金人事，方就緒乞朝廷遣使聲言立遼天祚之後，講吾舊好，以攜虜情。遣知機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綱張慤卒，慤善理財，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在朝諤諤，有大臣節，然議論可否，不形辭色，未嘗失歡同列。時論善之。綱以王庶節制陝西諸軍，曲端為都統制。時陝西撫諭使

謝亮持詔賜夏國庶移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
國家專之可也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禍大而迫方此
虜挫銳奔北子女玉帛不知紀極占據同華畏暑休兵閣
下能仗節督諸路協同齊舉爭先並進亦可以驅逐渡河
全陝奠枕徐圖恢復亮不聽

鑑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以杜充代之澤前後請帝還
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
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
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
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

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
士謚忠簡澤始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
豪傑自謂渡河克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穎
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充代澤不
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爲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
城下者復去剽掠矣

綱八月貶殿中侍御史馬伸監濮州酒稅卒于道伸自湖
南還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人政
柄別選賢者其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受衛尉少卿伸
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且言臣論可采卽乞施行非是

通鑑卷之... 卷之... 合坐誣罔之罪。詔責監濮州酒稅。趣使上道。伸怡然襍被而行。竟死道中。聞者寃之。伸學于程頤。勇於為義。每日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

綱以趙子砥知台州。子砥至燕山。遁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畧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歛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如畏虎。以肉餵之。食盡。終於噬人。若設陷阱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有是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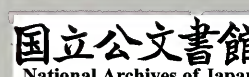
綱二帝至金會寧。今遼東三萬衛金主晟以太上皇帝為昏德公。

淵聖皇帝為重昏侯。徙之韓州。去燕京一千五百餘里命晉康郡王

孝騫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給。惟秦檜不與。徙依撻懶以居。撻懶亦厚待之。

鑑冬十一月。金粘沒喝取濮州。知州楊粹中死之。粘沒喝等合兵攻圍。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日而陷。粹中被執。竟不屈而死。

綱金人寇晉寧軍。知軍事徐徽言拒却之。知府州折可求叛降金。可求與徽言連姻。金人使招徽言于城下。徽言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引兵擊虜。大敗之。斬婁室之子。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一
二十六
鑑十二月劉豫叛降金撻懶圍濟南劉豫遣子麟禦却之撻懶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殺濟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納款

鑑金訛里朶取大名府提點刑獄郭永死之守臣張益謙裴億降金訛里朶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人以郭永不從為辭訛里朶欲用之永罵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以降乎訛里朶怒併其家屬殺之

鑑以黃潛善汪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潛善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盜賊盜起二人皆不以上聞張浚極言金人必來攻請豫為備二人以為過計而笑之

鑑金粘沒喝入襲慶府衍聖公孔端友已避敵南去軍士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殺軍士於是獲存

鑑已酉三年

金天會七年○西遼康國三年○夏正德三年

春正月帝在揚州

綱河北制置使王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彥遂稱疾致仕

綱金粘沒喝陷徐州知州事王復死之金人圍城復與子

陳仁錫曰
王復一門
死節

倚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謂粘沒喝曰：「守死者我也，願殺我，而金僚吏百姓粘沒喝欲降之，復嫚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

綱：韓世忠屯淮陽，會山東兵以援濮州。粘沒喝聞之，分兵萬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以衆寡不敵，夜引還。粘沒喝躡之，至沐陽，世忠棄軍走鹽城，衆遂潰。張遇戰死，粘沒喝入淮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間道趨淮東，入泗州。鑑：二月，詔劉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光世兵潰，走還金。粘沒喝入天長軍，報至，帝卽被甲乘騎馳至瓜州，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俊等從行。時汪伯彥、黃潛

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蒼黃，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鶚至江上，軍士以爲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謬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是日，金將馬五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揚子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之。太常少卿季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回望城中烟焰燭天，陵爲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于道。

綱：帝如杭州，以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時羣臣乞

留蹕王淵獨言鎮江只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

鑑金婁室取晉寧軍知軍事徐徽言死之城破徽言據子城拒戰因潰圍走擒之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降徽言大罵婁室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俱被害事聞贈徽言晉州觀察使謚忠壯帝撫几震悼稱其忠過於顏真卿段秀實焉

綱帝駐蹕杭州卽州治爲行宮下詔罪已求直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撫淮甸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爲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爲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爲下策若倚長江爲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金賊再舉驅虜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爲無策擴累數千言皆切事機

鑑黃潛善汪伯彥有罪免潛善伯彥自知不爲衆所容聯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疏求退中丞張徵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
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潛善猥持
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
禍中外爲之切齒

綱贈陳東歐陽澈官仍官其親屬一人恤其家又名馬仲
赴行在時伸已卒詔贈直龍圖閣

鑑三月以朱勝非爲尚書右僕射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
淵制下諸將籍籍帝乃命淵免進呈書押

鑑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劫帝傅位于皇子魏國公
專請隆祐太后臨朝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遷顯職心

不平之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上二人因相
結中大夫王世修亦嫉內侍康履等恣橫會百官入廳宣
制傅正彥令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卽猝下馬誣
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卽與傅擁兵至行宮門外梟
淵首于行闕分捕內侍皆殺之履馳入白帝帝大驚朱勝
非急趨樓上詰傅等擅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排門引傅
黨入內奏曰傅等不負國家只爲天下除害耳帝登樓撫
諭之傅等望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呼傅等問故傅厲聲
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
主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

陳仁錫曰
太后御樓
語極斟酌

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卽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曾擇誅之以謝三軍。帝不得已，命湛執履與之。傅卽於樓下腰斬履梟首，與淵首相望。并捕擇斬之。帝諭傅等歸營。傅等進曰：陛下不當卽大位。帝命朱勝非縋樓下，委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而立皇太子。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傅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爲天下主，奉皇子爲帝。后曰：今疆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勝非還白帝曰：傅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帝乃作詔禪位于皇子，而請太后同聽政。宣詔畢，傅等麾其軍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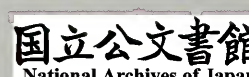
綱朱勝非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傅黨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矣。傅等欲挾帝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乃止。

鑑張浚呂頤浩會師勤王時改元赦書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宜既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謀起兵討之張浚亦知其僞卽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浚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卽遣人寓書于浚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鎮江會韓世忠由海道將赴行在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格之世忠得書舉酒酌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趨秀州今嘉興府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戊戌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傅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爲質朱勝非給傅曰不若遣之使迂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之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兇真無能爲也張浚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

所宜聞。傅等得書而恐，乃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
湖名在杭州府開州。開則天下太平，故名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既而劉光世兵亦至，浚乃草檄聲傅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為遊擊，顧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丙午發平江，傅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為。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至者，使是問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傅等遂率百官朝于睿聖宮。帝慰勞之，傅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傅黨張達曰：趙氏安而苗氏危矣。

潘之淙箋曰：浚在秀州，一夕獨坐，忽一人持刃立燭後。浚徐問曰：豈非苗劉遣汝來殺我乎？曰：然。浚曰：可取吾首去。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用？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浚曰：欲金帛乎？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浚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浚後于河北物色之，不可得。

鑑夏四月，帝復位，尊隆祐太后為隆祐皇太后。以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彥為副使。復以建炎紀年，以張浚知樞密院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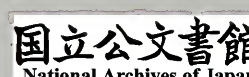
鑑呂頤浩張浚敗苗翊于臨平苗傅劉正彥南走時頤浩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訂義翟

方淮之子漢元始中為東郡太守王莽篡弒義起兵討之不克而死徐敬業勸之子唐嗣聖初武后易唐為周敬業起兵伐之敗死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為陣中流植鹿

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眾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行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耳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眾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傳正彥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

頤浩浚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頤浩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世修俱斬于市隆祐皇太后撤簾

鑑朱勝非免勝非見帝言曰臣昔遇變義即當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此舉浚實主之遂以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



歸有光曰
語有錯綜
控引之勢
頗盡俯仰

綱五月以張浚爲川陝京西湖南北路宣撫處置使便宜
黜陟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
不可保因請身任陝蜀之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
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
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
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焉

綱帝如江寧既至改爲建康府

鑑以洪皓充大金通問使金人執之帝遣粘沒喝書願去
尊號用金正朔比于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
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逼之使仕劉豫皓曰萬里
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
死不卽豫亦死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
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爲皓跪請得流通冷山

潘之淙箋曰雲中至冷山行兩月程距虜二千餘里地
苦寒四月草始生八月而雪土廬不滿百皆陳王悟室
聚落悟室使誨其八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至衣搨
布番課曰隸採薪他山嘗久雪薪盡至乞馬矢煨麵而
食困辱十年多爲詩文以諷皆憂國傷時語嘗與悟室
論事不合悟室大怒曰汝作和事官却口硬謂我不能
殺汝耶公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此去

蓮花灤三十里使之乘舟一人蕩諸水以墜淵爲言可也。悟室義而止。

綱韓世忠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鑑六月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遂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時久雨恒陰帝下詔以四失罪已。一曰昧經邦之大畧。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司敷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

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缺莫大于此。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膾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已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

鑑秋七月御營提舉范瓊有罪下獄伏誅初汴京破二帝

及宗室北遷。瓊之謀居多。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見帝悖慢。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爲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以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太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瓊下獄。其服賜死。子弟皆流嶺南。瓊旣誅。張浚乃發建康。

綱金兀朮大舉入寇。帝以金人復來。乃遣工部尚書崔縱使金井通問。二帝縱至金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竟死焉。

綱升杭州爲臨安府。將定都焉。初呂頤浩與張浚定幸武昌之議。及浚行。頤浩以爲道遠饋餉難繼。乃變前論。會滕康張守陳武昌有十害。不可往。帝從之。

綱以杜充同知樞密院事。充留守東京。以糧絕歸行在。遂有是命。充將發汴。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不聽。

鑑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凡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

大抵因唐末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受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無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未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組錢穀以爲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爲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蠶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朱熹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爲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

鑑八月杜時亮如金師時金人將渡江遣時亮請和致書于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惟奠閣下之見哀而赦已故前者奉書願削去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

鑑閏月以呂頤浩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時聞金師將至帝召諸將議移蹕之地張俊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于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乃以杜克守建康

王璣隸之世忠光世皆受充節制

綱帝如臨安府考功員外郎樓焞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既至臨安自是不復議防淮矣

鑑九月張浚次于襄陽招兵分屯襄郢唐鄧

鑑罷起居郎胡寅初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

歲月畧無捍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進七策一曰罷和議而修戰畧自淵聖時耿南仲附丞相李邦彥而倡和議其朋徒附合根株膠結寧誤趙氏不負耿門之所爲伏望陛下罷絕和議刻意講武斷而行之堅確不變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既定議講武則其餘庶常有日力不暇給者當置行臺以區處之而吏部戶部爲急誠使慎擇監司而付之則吏部銓事亦復減省戶部計費調度至於餽餉之權自宜專責宰相而選委發運以佐行于下三曰務實效去虛文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修誓戡大憝不爲

退計者乃孝弟之實也。屈已致誠博訪策畧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乃求賢之實也。聽受忠鯁必期心改苟利于國卽日行之者乃納諫之實也。將帥得其人而任之然後御以恩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精簡汰置營房聚粟帛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明其階級然後授器械嚴賞罰者乃治軍之實也。慎選部刺史二千石使久於其官革弊除姦而寬恤之政實被於民勿致潰叛乃愛民之實也。若夫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其間則爲天子之實也。反是則爲虛文矣。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臣乞於諸路抽揀禁軍

充御營正兵厚其月廩精加訓閱陛下自將之又於福建兩浙等處擇土豪募水手弓手峒丁簡其精銳分番起之招集兩河諸路流徙之人畧依古法均節之文武臣中有明營屯者因以任使五曰都荆襄欲謀進取則非堅坐不動之所能臣切謂惟荆襄爲勝誠能屯唐鄧襄漢之田以養新兵出廣西武陵峒丁并施黔獠軍築堅壘列守漢上阻以水軍經以正軍緯以弓手民軍率制江黃呼吸廬壽則進取之業立然後從陝西以聲氣血脉通達而騎卒可至川廣之富皆由外府易以拱把臣願陛下措置荆襄爲根本之地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宐于同姓

中不問親疎。選擇賢才。布之中外。廣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出衆者。陛下宥留之。宿衛夾輔王室。其有克敵戡難之功者。宥漸爲茅土之制。星羅而棋列。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續國家如綫之緒。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紀綱。以遺子孫。繼世承緒之君。必守紀綱。以法祖宗。仁宗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爲後世之害。皆小人也。誤國破家。不知已時。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捨盡輸之。夷狄耶。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于外。

綱遣直龍圖閣張邵使金。金人囚之。邵見撻懶。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爲南北朝從臣。無拜禮。具其書言。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天未厭宋。而金乃裂地以封劉豫。復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懶怒。囚于祚山砦。

綱金殺故知真定府李邈。金下令禁民漢服。又令髡髮。不如式者殺之。

箋曰。邈故爲真定帥。被執三年。金人欲使知滄洲。邈笑不答。及髡髮。令下。邈憤詆之。虜搥擊其口。猶吮血喫之。

遂遇害。邈將死，顏色不變。南向拜訖就死。燕人爲之流涕。後事聞，謚曰忠壯。

綱冬十月，張浚治兵于興元，以圖中原。辟劉子羽參議軍事。趙開爲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時蜀上供及常平本皆盡，浚以爲慮，知開善理財，卽承制用之。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權貨尚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已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時浚荷重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于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筭無遺策，雖支賞不可計，而貲財常有餘。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以其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武威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懽聲如雷。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爲統制，璘掌帳前親兵。

綱十一月，知徐州趙立將兵勤王，杜充承制以立知楚州。金人乃以兵邀于淮陰，立奮怒嚼其齒曰：「回顧者斬，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愬欲定方，拔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未有如此之鏖戰者。」

鑑以趙鼎爲御史中丞，鼎自右司諫拜侍御史，所言四十

事施行者三十有六。及金人至江上，鼎陳戰守禦三策。拜中丞。鼎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爲行關。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鑑金兀朮入建康府，守臣杜充降。通判楊邦乂死之。時江浙倚重于充，而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兀朮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不從。兀朮遂乘充無備，由馬家渡渡江。充始遣陳淬及飛帥師迎戰，王瓌軍先潰，淬敗死。諸將皆潰，充兵亦散。兀朮至建康，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稅迎降。充保真州。兀朮使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還率官屬降。通判楊邦乂獨不屈，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兀朮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乞死，遂殺之。充至金，粘沒喝薄其爲人，久之得仕。

綱帝奔明州。時聞杜充敗，呂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

鑑十二月韓世忠自鎮江退守江陰金兀朮陷臨安遣阿里蒲盧渾追帝于明州帝航于海次于定海縣

箋曰是月知徐州趙立將兵三萬趨行在杜充以立知楚州金人赴楚州乃以兵邀于淮陰立麾下勸立不如

還保徐州立奮怒嚼其齒曰回顧者斬于是率眾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

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憇欲定方拔箭出之

鑑江淮統制岳飛敗金人于廣德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義遣還令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秋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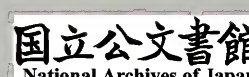
無犯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也爭降附之綱金阿里蒲盧渾入越州遂渡曹娥江至明州西門之高

橋張浚使統制劉保與戰而敗楊沂中等復殊死戰沂中舍舟登岸知明州劉洪道帥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殺數千

人金使來召人至砦計事浚使小校往金人與語欲入越州請降俊拒之戒將士慮敵必再至下令清野多以輕舟

伏弩閉關自守鑑庚戌四年金天會八年○西遼康國四年○夏正德四年春正月帝舟居于海

次昌國縣金阿里蒲盧渾復侵明州兀朮以師會之張俊走台州金人遂入城屠其民阿里蒲盧渾襲帝舟于章安



張公裕敗之。帝遂如温州。泊于港口。

鑑金婁室取陝州。知州李彥仙死之。彥仙屢敗金師。破其五十餘壁。以計復陝州。及絳。解事聞。詔彥仙知陝州。兼安撫使。金將烏魯來攻。彥仙敗之。婁室悉兵大至。彥仙又大敗之。婁室僅以身免。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求兵于張浚。已而婁室果率折可求等衆十萬來。分其軍爲十。以正月旦爲始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常。數出兵與戰。食盡告急于浚。浚檄曲端兵援之。端素疾彥仙。不奉命。浚曰。金若下陝。則金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彥仙日與金戰。婁室奇其才。

陳仁錫曰
使自援兵

誘陷百端。彥仙悉斬其使。力盡城陷。彥仙投河死。其屬官居民無一人降者。婁室怒盡屠之。

鑑二月。金人取東京。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爲盜所殺。自是四京皆沒于金。

鑑三月。使盧益奉迎隆祐皇太后于虔州。帝謂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已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愜朕朝夕慕念之意。

鑑夏四月。韓世忠大敗金兀朮于江中。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朮師還擊之。及兀朮由秀趨平江。世忠乃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

人屯于焦山寺

在江中

兀术欲濟江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

勢無如金山

在楊子江中

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

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伏兵先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术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虜兀术之婿龍虎大王兀术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浙流西上兀术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世忠艤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

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术窘甚或謂之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术從之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于新城兀术復出江中趨淮西會撻懶自濰州遣孛董太一引兵來援兀术乃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于黃天蕩太乙軍江北兀术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縶實太鈎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鎚一縶則拽一舟沉之兀术窮蹙求命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术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术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

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權槳俟風息則去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竊篷則不攻自破矣兀术然之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而舟上皆有五緡兀术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五緡皆自焚烟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术遂濟江屯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术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綱呂頤浩免頤浩在位專恣中丞趙鼎論之及聞韓世忠敗金人頤浩請下詔親征帝將從之趙鼎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鼎異已改翰林學士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乃上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沮言臣之誠又疏論其過失凡千餘言頤浩因求去乃罷爲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復命鼎爲中丞諭之曰朕每念唐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

鑑五月兀术旣濟江金人在建康者大肆焚掠自靜安鎮渡宣化而去岳飛邀擊大敗之

綱時京東西荆湖南北淮南諸路盜賊蠡起大者數萬人

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于帝曰羣盜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折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帝善之乃以翟興孟汝趙立劉位趙霖李成吳翊李彥先薛慶並爲鎮撫使分地處之軍興聽便宜從事俾立顯功許以世襲

鑑秋七月金徙二帝于五國城

在遼東三萬衛北一千里

去金上京東

北千里洪皓自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栗麵等獻二帝于五國始知康王卽位焉未幾太上皇后鄭氏崩

鑑八月張浚承制安置其都統制曲端于萬安軍以桑仲爲襄鄧隨郢鎮撫使端素善撫士卒長於兵畧然性剛愎

旣逐王庶而奪其印又欲并王燮軍朝廷疑其欲反浚使張彬察之彬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于我我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獲彼不得耕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也彬還白浚不以爲然及兀朮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又以爲未可浚積前疑遂寘之

鑑以范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初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后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爲謗誣雖嘗下詔明辯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

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乃召冲重修之冲乃爲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爲哲宗辯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姦臣情狀益著矣

鑑九月金立劉豫爲齊帝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論之曰侯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兀朮北還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撻懶請立已撻懶許之乃言于粘沒喝粘沒喝未之許其腹心高慶裔說之乃從

綱金撻懶侵楚州鎮撫使趙立死之初楚州被圍久立遣人告急帝覽立奏詔趣劉光世救者五光世迄不行金人知外援絕進攻立登磴道以觀飛礮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爲國殄賊矣言訖而絕金人疑立詐死不_敢動越旬餘城始陷立爲人木強不知書忠義出天性仇視金人所俘磔以示衆未嘗獻馘也事聞贈奉國節度使謚忠烈

鑑張浚使劉錫帥五路之師及金婁室戰于富平敗績先是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畧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前軍統制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

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閩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次于富平縣。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奇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婁室引兵驟至，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陣，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出不意，直擊趙哲軍。哲部驚遁，諸軍皆潰。關陝大震。浚召哲斬之，安置錫于合州。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焉。

鑑冬十月，金人縱秦檜還。初，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爲其任用。及南伐，以爲叅軍事。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襪水砦，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遂航海至越州。求見帝，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桌、孫傅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又安得與妻孥皆回？惟范宗尹及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旣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

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蓋檜首倡和議于金故捷
懶陰縱之使還也

王世貞曰高宗之所以信秦檜而必欲和者非檜之術
真足以動之也亦非高宗真不欲二帝歸也當是時政
和帝且殂矣淵聖帝必不歸矣即歸而帝不解以虛名
居之別宮即凡帝之所以信檜而必欲和者三一日志
足二日氣奪三日中疑曰志足者何也夫帝故康王也
天下非有變而帝不過以一使相奉朝請終其身足矣
今雖稱臣於金然猶人主也雖失中原然猶有天下半
也彼重視其所有而恐失之者足于所有者也曰氣奪
者何也大梁之請和也磁州之南馳也維揚之宵遁也
明州之汎海也岌岌乎其身之不保者數矣夫身之不
保臨安之不敢有而何有於中原帝之所憂者非二聖
之不還也憂其身為二帝從也四中原疑者何也苗劉變
而帝之心不敢以盡付諸將矣是韓張與岳三將軍其
兵皆重于京師而秦檜以和議之說進立奪其兵而易
置之帝之安不安于和議而安于三將之失兵矣彼其
輕于廢韓而易于修岳者皆由此出也凡言不欲二帝

歸者蓋深惡高宗而又之罪者也嗚呼高宗誠可深惡
也自建炎至咸淳百餘年來其真可以恢復者獨此時
耳完顏亶弱矣粘罕死矣可以戰者僅一兀朮非岳將
軍敵也撒離喝烏祿非韓世忠劉錡吳玠三將軍敵也
海上之女真漸以疲老中原之子弟猶知有宋德而我
兵方驟振而甚整不於此時而誰復哉孝宗有志而不
獲時帝有時而不見志開禧以
後且厭厭為人役矣嗚呼天哉

綱十一月趙鼎罷上欲以副都統辛企宗為節度使鼎言
企宗非軍功持不下帝不樂遂罷鼎提舉洞霄宮欲申企
宗前命謝克家曰如此是使鼎得名企宗得利而陛下獨
負謗于天下後世也

鑑以秦檜為禮部尚書

鑑日南至帝率百官遙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其



後正旦亦然

綱王彥敗桑仲于長沙平。仲彥舊部曲也。以牘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彥遣統領閔立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卽勒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仲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鬪，仲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幘，遂復房州。張浚以彥爲金均房州鎮撫使。鑑張浚退守興州，命吳玠守和尚原。時浚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

郭正域曰
議守頗亦
整密

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右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擊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據險固壘，觀釁而動，庶可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州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子羽至，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拒險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之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

孫偓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引去

綱十二月金人寇熙河副總管劉惟輔死之金人掠熙河惟輔擊敗其師殺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顧熙河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焚之為金人所執粹以去惟輔曰死犬斬即斬吾頭豈汝粹也顧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遽降敵邪即閉口不言而死所部亦多不屈被殺鑑定差役法帝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嘆知縣不得其人一充役即至破家及即位深加講求乃定差役法箋曰其法以二十五家為一保十六保為一都內選才

力高富者二人充都保主一都盜賊烟火之事其次有保長若品官則一品限田五十頃至九品五頃免差子孫蔭盡則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試者許募人充役軍丁女戶及孤弱悉免

